記
祭文
墓誌

谿谷集 第四

五六七欠

谿谷先生集卷之八

記 十九首

蜃樓記 課作

蜃樓在溟海中結構窮眞機巧神變故莫詳其制作浮游無定見滅無常故莫指其方所望之而有即之而無故莫測其近遠云列子書曰有神山在渤海中其上臺觀皆金玉仙聖之種居之其山無所根著常隨波往還其後秦皇帝好神仙方士盧敖徐市等皆言海中有仙人之居去人不遠始皇喜其言東巡海上若或見之自列子所記其實皆

指是樓而其製作遠近之詳諸書皆不能載其始也蓋介氏之族經營焉介氏世居海中得神仙之術能變化爲幻甞聚族而謀曰吾屬雖與魚鼈爲伍實有仙靈之道甞聞神仙好樓居豈可無壯麗瓌傑之所以稱其神明哉遂相與吹噓之基以虛無建以象罔飾以怱荒蓋不日而輪奐矣旣成大會落之屬子虛子記焉或詰子虛子曰子以是構也爲果實乎曰依乎虛焉得實爲果常乎曰實猶不得況常乎亦倏焉而有忽焉而無也已矣不實不常倏有而忽無則亦無幻也歟曰然然則爲是

者固幻子又從而文之玆非幻之幻哉子虛子曰噫子以幻果不足以爲亦不足以文耶夫天下何往而非幻哉天有時而踣地有時而滅則天地亦幻矣天地猶幻況其中之人與物與其事而非幻哉阿房未央銅雀五鳳此人類所謂宏固巨麗不拔之構也傾天下之力而成之竭詞人之藝而文之而今果有存者耶自無而有又自有而無彼與此等矣幻則均幻實則均實如之何其抑此而揚彼也且海非吾國哉而有時而塵矣況吾期斯樓之久哉有則安其有無則任其無及其無也吾固

不能使之不無當其有也吾安可不以爲吾有哉旣以爲吾有無論幻與非幻吾又何可不爲文之哉或者無以應遂爲之記

畸菴記

造化之功不出於陰陽陰陽之數奇偶而已矣陽之數奇奇者獨陰之數偶偶者對推之事物則奇爲寡合爲特立爲无助而其類爲君子偶爲附離爲遭遇爲多援而其類爲小人人之情喜利者多而守義者鮮故無不慕偶而諱奇者也烏川鄭子容以畸名其菴畸之言奇也余嘗詰之曰夫畸人

所惡也子何獨取以自號且子畸甚矣寧不厭於是而思去之子容曰否其非獨悅於畸廼取其實而不敢辭也請爲子誦吾之畸其先人履潔服貞有言有行立朝偲偲未嘗有毫髮負國家事而反蒙大詬於世抱屈不伸者今二十年矣不肖承先人之餘訓績文攻學夙夜不怠雖靡有聞亦庶幾得齒於世人而爲時擯棄坎壈屯邅斥之者無忌轢之者無責交游解散親戚不卹漂泊羇棲無地自安凡世之所謂畸者殆未有如其甚者也今吾若欲竊美名標嘉號以自夸嫮則何所不可顧

吾何敢諱實狀而託僞稱以重爲有識者詬厲乎
余曰善乎子容之志也窮而不移困而無怨守堅
而辭不怵名約而義實博觀其彌則可以信其有
矣且子何病於畸天之道未能常陽而無陰亦未
能常陰而無陽是故否泰相承剝復相推理亂窮
通迭相消息此理之常也休嘉之會君子偶而小
人奇溷濁棼亂而亦反是世無常運士有定操君
子未嘗以身之困而變其守也古之人固有先屯
而後亨始窮而終通者即終無所遇在我者亦足
自適矣何足病哉今子容有蔚然之文確然之志

持身飭行不墜世烈 聖明在上寧獨久於畸乎莊周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夫畸於人而侔於天亦已多矣況又可以兼得者乎子容勉之

晦靜堂記

清風金伯厚旣卜築于嘉平華盖之陽以皇極範數筮之得一之三守其繇曰君子以晦處靜俟遂取其語名其所居之堂曰晦靜其友德水張維推其義以記之曰範之數與易表裏守準乎復者也一陽處乎羣陰之下至微也至危也則其守不可以不慎能晦而靜守莫善焉顯晦動靜天之道也

天之道晦於夜而顯於晝靜於冬而動於春靜者動之本晦者顯之基故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大易之文旨通乎三極之道君子之所樂而玩者也至於當守之時處守之道則取乎此者尤切焉雖然晦以處固善矣而不可以無修也靜以俟固善矣而不可以無養也無修而晦焉則混於黮黯而已矣無養而靜焉則淪於枯寂而已矣亦嘗於中庸之書而得其說焉其曰衣錦尚絅闇然而日章知微之顯可與入德者修乎晦之

道也其曰戒慎乎不睹恐懼乎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不愧于屋漏者養乎靜之道也晦與靜無二道也修與養非二法也古之君子所以居易俟命不願乎其外處嵁巖之下而蘊經綸之具甘簞瓢之奉而敵軒冕之樂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不離乎窔奧之間而馴致乎中和位育之盛者皆是物也伯厚家傳詩禮學成而行備遊於太學蔚然有珪璋之望乃不以榮進為意遯擧遠引自屛於窮山空谷之中巖居水飲若將終身而又服膺晦靜之教揭之坐右朝夕觀省此其志不日進

乎高明光大之域不止也晦之極也必顯靜之至也必動獨不觀夫雷與火之伏乎收聲歛燿漠乎其無朕也泯乎其不知有也及其氣至而機發也揮霍燀赫轟轉山岳而燭天衢者莫之能禦也此晦靜之作用也道之將廢也歟則固不敢知也不然吾恐伯厚終不能自葆於晦靜之中也若維厚顔於伯厚矣屢括囊之時而不免為虛名所誤則愧於晦矣不能動以無妄而憂虞悔吝動輒隨之則愧於靜矣方且杜門自訟以求寡其過而未能也或者幽憂之病必有間焉則當舂粮策蹇以訪伯

厚之居升伯厚之堂相與講夫晦靜之義而取益焉伯厚其無拒我哉

夜明亭記

漢水之陽直濟川亭之西有小屋數楹臨江而峙規制朴略覆以白茅垣以黃土無榱題欄楯之飾丹雘刻畫之麗然而處地爽塏面勢開豁澄江碧岫映帶近遠雲烟開歛晨夕異態頗有觀眺之勝乃友人鄭紫元之別墅也紫元清真奉道雅有勝情嘗匹馬簏粮三入楓嶽為太夫人在堂僶勉風塵雖决科登朝而素想不渝既卜築于茲種木灌

園以為樓真養恬之所延城李天章署其扁曰夜明盖取杜少陵殘夜水明樓之語也今年夏余為過焉幅巾道服相對前楹譚玄至夜闌清宵寥闃萬象希夷惟見長江一帶練光翻動虚明灝晶上接太空與星河相涵映流光漾影泛灎堂宇之間洞然開朗若在水晶界中顧眄駭異魂骨俱爽紫元笑謂余曰此非所謂夜明者乎天章既名吾亭子可記之余始默然徐謂紫元曰夜明誠不妄然此特外境耳濱江而亭者誰則無此子亦知有真夜明者乎靈明之體周遍六合無方所無來去哉

不可以夜晝限然於朝晝膠擾之際未易識此及至羣動既息萬籟俱泯嶲元試於此時扃戶靜坐反觀此心則外塵不接内景自顯天光燦發洞徹無垠八極萬象森羅昭著雖日月所未照離朱所未睹莫不呈露畢見於黙照之中若然者土室蔀屋亦自不惡況此江山之殊勝空水之輝映表裏相發心境俱妙者乎蓋囿於境者局而不遍融於心者通而無礙然則夜明之義將屬之此乎屬之彼乎嶲元曰唯唯以此記吾亭足矣

海莊精舍記

張子歸海莊之月餘鄉之父老數人者提壺榼以來勞苦之曰先生生長京華出入金鑾粉署之日久矣近雖家食就閒出有衣冠軒蓋之遊入有堂寢窔奥之居雍容甚適也一朝辱在田野斥鹵之為鄰蓬藜之為處灰糞堀堁蓊勃乎户庭蚊蚋虺蜴密邇乎屛帷交游疎間親昵契濶亦可謂淪落失所矣敬為先生病焉張子曰謹謝客僕之來此也蓋去危而就安舍苦而即樂也甚適於體而愜於心無煩父老見勞也天地之化物也不能易其性聖人之處人也未嘗枉其志是故伯成安於

耕稼萊氏遯於灌園僕賦性踈而懶踈故短於應
務懶故不堪作強持是二者以從事於仕宦其得
早敗也幸矣名譽之為累也而不能韜光泯迹以
自陸沉疾病之為患也而不能餌藥養形以扶羸
頓家居食貧妻子不免菜色而不能悉力畎畝以
資口腹居京師六載憂讒畏譏呻吟疢疾蓋惄然
無一日之懽也今而歸也獘廬是以庇風雨薄田
足以具饘粥每於耕耘之暇淨掃一室焚香默坐
紬繹圖籍諷詠書詩又性喜老莊玄虛之旨研究
三教參合異同亦復凝神調氣以全形生採朮斸

苓以充服食時或婆娑林樾散步池澗魚鳥親人雲烟娛懷蓋自歸田以來體若日以健而心若日以泰也且夫世之耽耽其視日狙伺於僕者只為名與利耳僕未嘗求名而名謬歸焉名之所在利或隨焉爭名者嫉之專利者忌之此狺狺之所以未已也今而歸乃一田夫耳一田夫何能得人忌嫉耶而今而後吾知免於今之世矣草莽灰塵不足以浼我清淨田翁野夫亦可以邇我幽悄蚊蚋蟲蛇之為患比之赤口毒舌之憯且巧則亦有間矣趣父老不賀僕而顧勞僕為父老皆曰善張子

遂錄其說以為海莊精舍記

旅菴記

玄軒先生謫春州春故貊墟也擁山而阻江嵐瘴所聚先生始至寓居于民舍墊隘湫下蘩雚四塞時當大夏溽暑歊爍蚤蠅蚉蝨相輔為患先生不適於寢興因以病痁諸子姪相與謀伐材於林即隟地之稍爽塏者椽地為屋凡三楹覆以白茅藩以青林無甍桷之飾礱斲之巧蓋甚陋也而先生安之曰僇人之居良已侈矣莫几閣書日夕處其中既而扁之曰旅菴有自春來者以諗之維且曰

蘇長公之謫儋耳也有詩云他年誰作輿地志海
南萬里眞吾鄉以儋之遠惡而處之若其鄉然能
若是達也今先生負譴於朝編配玆土是宜安所
樂之若將終身焉成一屋而遂名之以旅夫旅之
況瘁也旅之懷歸也而先生取之得無與蘇子之
旨剌謬乎維曰否否觀人而皮相者君子哂之而
況於知言乎蘇子之詩似乎達矣然其詞夸其意
懟夸則不誠懟則不平二者之愆君子不由也夫
旅仲尼之所不免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斯已
矣豈必諱旅之名而後安旅之實耶身爲逐臣去

國雖家以是爲旅名實稱矣顧所以處旅者如何耳先生深於易者也在易旅之繇曰小亨貞吉有亨之道可不勉乎不貞不吉可不戒乎竊觀先生秉中和之德任文獻之重揚于王庭早躋通顯善類庇之若帡幪然不幸值時之否君子道消顛連挫擾以至放逐可謂窮矣受玦以来益自飭閑戶却掃潛心墳典學日益明德日益成雖憂悄不殄而令聞彌暢是不亦亨乎窮而不渝折而不撓含忠履潔百煉益剛是不亦貞乎具是二義以禔其身則取旅之義可謂深而處旅之道可謂盡矣

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夫然則小亭於身者將大亨於世而其貞之吉受賜者普矣此非先生之所自期者而理有固然惡可遜耶維陋以是應客無何先生之胤東陽公以書致先生之命曰旅庵不可無子文維辭不得命謹次其語以復焉

三梅堂記

光在湖南為名州地據瑞石之麓有溪山林泉之勝土沃而民侈多治臺榭園囿以崇麗相夸有丁某甫家世儒素雅為鄉里所重乃即其屛居之所

為草屋數楹環以圖書雜植竹樹花藥擁繞前後
有古梅三本高出簷楣幹條奇蔚掩映户牖遂標
堂名曰三梅人有驟聞而疑者曰某甫之園百卉
萃焉紅紫濃淡四時不絶計其鮮盛繁麗必有倍
蓰於三梅者而堂扁之揭取舍乃爾意某甫於此
亦有所作好惡者歟某甫聞而笑曰淺乎人之觀
我也君子之於物也為足以寓目乎則無所不可
為是以寓意乎則焉可苟也吾園之蓄富矣自青
陽以至黃落自姚魏珍品以至妖英浪蕋無非可
以供吾之玩賞者然皆止於鬭華色之艶私雨露

之滋而已盖好色非好德也若其不與衆卉爭先不以舒慘易操馨香標格直與高人韻士相稱者荅吾梅兄何適哉試於歲寒之際觀之霜雪貿貿衆芳凋殞雖以松筠之節猶不能使吾園吐氣而三梅者乃始蜚英揚翹發舒精彩其奇芬冷艷襲吾之実窻而映吾之琴書直使人肝膽瑩澈一塵不染則茲梅者庸非吾三益友哉居久之某甫因畸庵子請余記文余與某甫未嘗有一日雅而斯堂也又在湖山千里之外夢想所未到以是辭焉而畸庵子強之不已因致某甫所自解者且曰某

甫雅尚如此又與吾善此足以得子文而無媿者余於是為記其大略因勗其甫曰昔人之鍾意於梅者多矣水曹之詠只資詩興廣平之賦徒陳物色乃其高標逸韻人與物稱為千載艷道者惟和靖處士耳充其甫之趣操使初服無斁又得如畸庵子者為之友斯堂也雖在海外何渠遠遜孤山然則非吾文重斯堂乃斯堂重吾文也其甫勉之

用拙堂記

白馬之江西南流至加林郡之南為南塘江有灘江而堂兼林麓原野之勝者閔觀察士尚甫之别

業也士尚自湖南馳書屬維曰其之拙不啻鳩矣仕宦二十年至建節擁旄曾無蝸殼之廬可以庇身者往歲罷嶺南節始有此卜築誠陋且僻然其樂之以為懸車終老之計竊念先君子嘗揭堂扁曰養拙而守拙趾拙又伯兄季弟之所自號則斯拙也實其傳家心訣故其以用拙顏斯堂知其者莫如子願以一言發其義也維應曰諾文且成有難之者曰有其實然後名隨之文也者施乎其質者也若士尚南非世所謂才諝臣乎守劇郡典大州以治最聞入侍近密出鎮藩維無所往而不稱

職其張施劈畫遇事風生如利器之剸割而上駟之馳驟故明主器其才羣公遜其能即士尚雖欲以拙自居其誰信之令彼強以自名而予又強以文之無乃乖於實而與質遠乎維曰淺乎子之論拙也夫拙之反為巧獨不觀於世之巧者乎言而婾阿行而脂韋足不蹈乎衆避之塗身以處乎自全之地其當官任職也觀陰陽隨俯仰以便文塞責為能事以致命遂志為非計此其所以巧也士尚有一於是乎衆之所吐而獨茹焉人之所向而獨背焉疎於謀身而銳於報國怯於趨利而勇

於爲義雖盡瘁鞅掌不敢有獨賢之恨焉盖夷考其平生則無一事不與巧者相左以是而名其堂有餘拙矣然以維意之乃士尚所取於拙固有在也嘗聞鈍者利之質也静者動之根也古之君子含光藏用智而若愚辯而若訥以屈爲伸以後爲先蓄於中者恒有餘而發於外者有時而不盡也以士尚之才之美世之人無能出其右明固無不照然而明有所不可盡必斂之以晦焉勇固無不果然而勇有所不可窮必濟之以懦焉莫邪之鋒而有所不斷也纖驪之足而有所不騁也則在我

者常恢然有裕而天下之事將無往而不可濟也夫然則其以拙為用非不能巧也巧而有不用也巧而有不用然後天下之大巧歸焉士尚故優為之然亦不可以不之勉也本之於先訓則可以見繼述之重焉同之於弟兄則可以見塤篪之協焉名堂之義斯四美矣若其江山之勝景物之繁非目擊不能悉今姑未暇及焉

神明舍記

天游子觀乎昭曠之原涉乎止水之淵乃於明堂舊墟得一舍焉蓋廣深不盈寸徐而察之豁然若

懸寓焉虛無為之基光耀為之飾無工斲之巧而五材之用具焉無寒燠之候而四時之氣備焉天游子異之揖主人翁而問曰是何所也誰之宇也主人翁曰吁子未之聞歟此神明氏之所治也惟皇上帝賦予萬物既形形而色色百體賅而五官立矣然而未有宰也手可以執而無能用也足可以行而無能運也鏡於目而未有照也竅於耳而未有受也簧於口舌而未有鳴也帝用憂之乃命神明氏焉神明氏者炎帝之族生而神靈實有明德帝用命之若曰五官百體爾為主宰丹田之邑

爾其食焉靈臺之區爾其位焉神明氏旣受命乃即位於是舍其舍也闔而陰闢而陽無棟無宇上下之位奠焉無門無房四達之勢敞焉無園林之植而仁木芘如也無池沼之觀而智水澄如也神明氏旣居於是目始有明也耳始有聰也口舌始有聲也四體百骸始有機用也人道立而三才之功成焉神明氏雖有盛德大業然性頗憤驕喜出入動止無常或游於六合之外溷於垢穢之中或焦爛於燎原之燄或墊溺於滔天之浸山林皐壤高門懸薄無所不至往往迷而不返故是舍也久

廢無主或為大火所焚大水所漂荊棘蕪穢塵埃坌積及神明氏既歸輒復修治蓋屢廢而屢治既而上帝聞而不悅神明氏懼焉遂不復出而舍亦完復如初神明氏端居無事高拱乎泰定之宇性天開朗心月澄清纖塵不起萬象森羅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熙熙乎洋洋乎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天游子聞之醒然而悟躍然而喜拱而謝曰淵乎義哉非是舍之奧妙無以安神明氏非神明氏之至德無以有是舍迷途既指如客得歸本地風光其在是乎退而錄其說為神明舍記

永興府鄉校重修明倫堂記

永興爲北路雄府地近邊俗尙懻忮儒風不興我康獻王受命之七載樞宰孫公某爲東北面巡問使兼尹是府悼 聖廟之陋弊始移而新之集生徒教育甚備居久之風化丕變起而擢科第者彬彬可觀陽村權贊成近記其事而美之昇平二百年文教益昌不幸壬辰之難府學燬於兵燹唯廟貌妥靈之所屢屢修葺乃講堂遺基蕩然爲瓦礫蔓草者久矣歲己酉府使李公光 岳始捐貲與邑諸生爲營度之棟宇纔建而繼其後者無能成之

越二十年今方伯李公湞至慨然曰是府非他實
我　聖祖興王地也難定踰三紀而府學尚未復
舊觀是豈惟士民之羞蒞斯土者均有責焉遂發
羡穀以資其役諸生躍然競奮悉力趨事無幾何
而礱斲丹雘奐然一新而位置殆無缺矣士子石
明秀羸粮走京師致多士之請謁維記之維聞三
代之學皆以明人倫舜之命契皐陶之矢謨所謂
五品五典者皆是物也以其親義別序信之則鄒
孟氏始詳言之夫聖賢為學之方具於五經四子
若易之敬義論語之博約中庸之誠明皆其要旨

而其詳則著於曾氏之大學焉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夫豈外此而他求哉北鄙地遠而俗椎文風之盛故不如南方乃人之得於天而具於性者未嘗有異也斯文之興衰本於天而係於教化閩蜀百粵皆昔之蠻夷荒服也乃今文明軼於華夏地何嘗限於遠邇亦存乎教學之何如耳 國家當昏亂之後彝倫再敘而永之學校適得良方伯而重新之於斯時也邑子又有以文詞中科目者殆與陽村公所記國初時事相符安知北方文運之興不復見於今日乎諸生之升斯堂而有志

於學者誠能求之於方冊體之於身心而發之於事為由內而及外敦其實而不遺其華則泝根食實之效 國家將有賴焉不亦休哉維太史也又忝長國子紀斯文之盛舉進諸生於道乃其職也故不辭而為之記

鏡浦臺記

三韓山水之美名於天下幅員八路各有勝境而嶺東為之最嶺之東九郡北自歙通南盡平蔚各占山海之勝稱神仙窟宅而臨瀛為之最環臨瀛百餘里官私亭榭據形勝擅瑰奇者不一其所而

鏡浦臺為之最按圖志浦即永郎仙人舊遊地而臺之建實刱於麗朝按廉朴公淑方其經始也除地而得故礎不知是何代物則其為臺也盖久矣自是而又得趙石磵朴惠肅之風流以藻飾之益為人所賞鹽逮我　太祖　世祖東巡而再臨幸焉則斯臺之增重不啻九鼎矣兵難以來寖就頹圮莫有為之修復譚者恨之今　上中興之五載李公命俊轄亞卿班出守是府公於治郡素稱斷輪手莅事未幾百廢俱興嘗登臨慨然曰使是臺遂廢吾屬當蒙百代詬厲矣然不可以煩吾民屬

釋子之好事者募緣鳩財為營度之居無何而訖
功結搆丹雘悉復舊摸既成馳書千里請維記之
再至而辭益懇維竊念鏡浦之在臨瀛猶錢塘之
有西湖會稽之有鑑水而浦之有臺亦猶岳陽之
於洞庭滕閣之於豫章有是境而無是搆譬如人
而去眉目即姣麗如西子尚得為人乎哉況斯臺
實有　聖祖臨御舊蹟則其稱重於世不止為仙
蹤勝觀而已若一朝蕩然為荒墟蔓草則江山蕭
索氣象頓盡足為　熙朝一鈌事李公此舉其意遠
矣豈但為觀遊登眺之具哉維畸於世者生平雅

有禽向之趣欲及未老一攬關東諸勝身嬰世網不能自撥今又貶官炎州汨沒吏役為塵中一俗物回想仙區景物邈若隔弱水蔥嶺乃以固陋之蹤得託名簷楣間顧非大幸耶如天之福異時累釋身閒得遂素志則登臺之日庶幾不作生客遂強顏為之記若其表裏湖山無窮之勝非目擊不能盡今故不復道焉

潜窩記

始昌期甫以潜窩屬記也窩故未之有也今年昌期甫以疾謝事歸而窩亦成使謂余曰潜窩始為

吾有子其可終無一言乎余曰諾夫潛之說始見於易之乾初與洪範之三德葢易以時言而範以才言也才之不及於高明者謂之沉潛而時乎不可以見且躍焉於義當潛學焉而不量其才則無成動焉而違其時者凶此聖人垂戒之旨也今昌期甫之取諸潛者無乃與是異乎昌期甫早以魁科進高才直氣重於薦紳其當官任職一切以治辦聞則昌期甫之才有過焉而無不及也中歲蹇連係乎時矣中興之後際遭聖明數年中驟躋宰秩屢臺閣則臺閣重任藩臬則藩臬治日者又以

勁言讜議為明主所嘉奬擢長諫垣旋貳夏卿今
雖移疾就閑其遇時嚮用方未艾也若是而以潛
自居其於名實何意者昌期甫之雅志自有所在
而非斯之謂乎夫昭昭生於冥冥感通本乎寂然
隱者顯之根而靜者動之君也尺蠖不屈則無以
求伸龍蛇不蟄則無以存身故君子之為道也用
心於內寧闇然而晦不的然而懸及其至也修之
屋漏者可以達乎四海斂之方寸者可以準乎天
地潛之用若是其著也昌期甫儻亦有志於是乎
揚子雲有言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又曰仲尼潛

於文王顏淵諧於仲尼古之論諧者於斯備矣若
節信之著論陋且膚矣余不欲為呂期甫道也

忠勳府十九功臣題名版記

忠勳府為諸功臣而設也 國初稱忠勳司 光
廟陞其號為府班視兩府詳見權相公擘記文中
舊有開國以後功臣題名書諸綃張之壁上歲久
塵污蠹損燬於壬辰兵燹府廨重建而題名猶未
復舊 今上龍飛之後昇平延平二相公為有司
堂上以興替補弊為務今年得都事申洬慨然合
謀遂用長版易綃障黝質而粉字列刻十九功臣

封號姓名既成一府為之改觀或謂不可以無識也維復於諸公曰功臣社稷之衛而與國家同其休戚者也夫功名人所忌富貴生驕侈操驕侈之具而處衆忌之地其處身可不慎歟自處得其道然後其身可保功臣保其身則國家之尊安可知也善乎權公之記曰毋挾勢毋怙恩毋以小隙棄大好夫挾勢則橫怙恩則專以小隙棄大好則睽且乖蹈是三愆其有不害于身而凶于家者乎身與家縱不自恤獨不念負 主恩而壞國事乎前人之名在版上善惡成敗皆今之法戒也後之視

今其不猶今之視昔乎知惧則能慎能慎則不蹈其愆不蹈其愆則向所謂身保而國家尊安者在是矣願與諸公共勉之

忠勳府 御題版記

勳府舊有 御題版爲壬辰兵燹所煨燼故老有及睹之者猶能略言之不知在何朝 主上親幸勳府 御筆題紙首稱教旨文不知何語大抵優寵勳臣之意左方書主字着 御押押下有印章狹而長不類諸寶蹟加諸綃障張掛壁上故事勳府之會不敢坐椅爲壁有 御押故也臣竊伏思

惟 親臨御題以寵勳臣此曠世盛典也此事若
在 先廟以前權相公記中必及之矣 睿廟雖
策勳而日不暇給 明宣以後事則耆舊聞見猶
可流傳意此不出 成中二廟朝事然無可攷矣
我東文獻不足野史稗記既無可以攷徵國史或
能記載異時考閱實錄若得撿出庶可補亡揭壁
如平時事然亦未敢必也今者府中題名扁額等
刻悉復舊貫唯此 御題無從攷据姑記大略如
右以俟後日追補云

春雨堂記

柳侯時英宰高靈之明歲以事至京師造余而言曰高靈古之名縣也酷荼於倭燹衙廨鞠爲茂草或有爲之草剏者漱而陋不可以居其至而得破屋故材爲移諸爽塏而改建焉以楹計者五十餘爲堂於其東偏凡一楹倚山而臨野有水竹眺望之美旣成而落之甘雨適至于時春也遂以春雨名之願得子之文以記焉余曰諾以子之説堂之勝盖多矣然余未之目也若其作成之歲月功費之衆寡此亦何足以記獨名堂之義甚善余請發之夫天之生物也四時之變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然其春生而雨潤者實爲之本風雷之鼓動霜雪之堅凝皆所以成乎此也君子之爲治亦豈異於是令侯之坐是堂而聽治也必有惻怛仁愛之心以爲之本然後明以照之威以肅之羸者煦之强者劓之政教賞罰之用至不可勝陳無非所以仁吾民而欲其安利之也夫如是凡爲侯之民者舉將欣欣然各遂其生猶草木之遇陽春而陰雨膏之也知此則知春雨之說矣世之汚也久矣爲吏而無良者不足道即所稱良吏亦可知矣小察詭伺而謂之明濫刑作威而謂之嚴聚斂多積而謂

之辨而仁愛之為本世或弁髦之矣今侯之為縣也未期月能興數十年之廢而一新之民不告病謠讟不起可謂能矣至其名堂也深有感於春雨之澤取以寓義焉其亦知所本矣柳侯藝而敏所居職輒有賢聲非終局於一縣者推是道而廣之將其利益博其效益遠矣柳侯勉乎哉

典牲署大廳重建記 以下續稿

百官有司之治各有廨宇堂焉而會坐莅事室焉而燕處直宿盖不可一日廢者也典牲署有司之小者然實掌 宗廟 社稷百神之祀之犧牲居

平必朝夕謹視其牢筴楅衡之具及至有事奉牘以供其事誠勤而其爲任不可謂不重也署舊在王城之南木覓之麓燬於壬辰兵燹蕩爲墟莽爲官吏于是者燥濕寒暑之無所避寓處民舍者十餘載至萬曆丙午始略構所謂廳事者而隘陋已甚無以稱官舍規橅至者無不病之而莫有爲之究度者及今都憲姜公碩期爲提調乃始慨然曰

國家去亂四十餘年凡諸墜廢靡不修舉本署雖褻甚獨不能營一區屋使復舊貫此吾輩責也遂節冗費畜財力以啚經始主簿李君言訥叅事鄭

君孝儉崇奉李君純馨實杞其事而分幹焉以今年三月庚寅始賦工重建大廳若干楹東西夾室各二間閱月餘而斷手凉堂密室位置得宜奐然為之一新矣既姜公屬余以記余謂典牲之官職在畜養即修繕之舉雖謂非其急可也然官吏以廨舍為庇身之所身之所庇尚不能治何暇及於職事之遠者乎姜公勤於職業補弊起廢雖前人之所未嘗過而問者亦必為之先舉焉推是以往則凡其職之當務寧有一事之或曠者乎姜公以清名雅望為時碩臣其事業施措將日益光大茲

峯雖小亦足以闚其一斑故余樂爲之書

披襟閣記

金堤野郡也四境之内無名山大川以爲之望其高者培塿而下者沮澤而已郡治據所謂培塿者而廨宇痺隘無觀眺之所至者病焉去年秋畸菴子由前國子祭酒出守于玆居期月政成人和一百廢俱舉乃即其衙舍之後稍高敞地起屋三楹而疏其戶闥以便延望遂以披襟揭諸顔爰衙罷吏散畸菴子輙以幅巾道服燕處其中凡琴碁書帙游玩自適之具皆在是焉遂馳書諗維維爲賦五

言八句詩以寄題辟上而又推原畸菴子所以爲
是閣之意而爲之記曰人之能宰萬變而出政治
者此心也心之爲物隨境而通塞者也今夫爲郡
縣之吏者日出而聽治搰搰乎簿書朱墨牒訴敲
榜之間塵埃滿前喧聒盈耳其勢也則神煩慮亂
壅閉湫底五官之用皆失其職夫人以眇然方寸
應無窮之事變而日使之憒亂爽惑如此則本源
之地荒矣凡生於其心而作於其事者得失可知
也於是焉暫脫其馽羈而致身乎高明爽塏之區
消搖自得以泠風灝氣散其煩襟則如渴而飲如

熱而濯如醒而解向之昏者昭亂者整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之發謀慮事無所為而不得其當矣莊周氏有言曰室無虛空婦姑勃谿心無天游六鑿相攘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古之學者不以藏修之勤而廢游息之暇然則畸菴子之為是閣可謂有得於此義而其亦異乎俗吏之為矣抑披襟之語本出於宋玉蘭臺之賦其所設風之雄雌者蓋以風楚王不知小民之疾苦也今畸菴子披襟于閣上也其快哉之樂誠有之矣第未知亦嘗念及於窮閻蔀屋灰塵涸濁愁苦之狀而思與

之共適眞適乎哉故余請以宋生所以託風者而風畸菴子畸菴子以爲奚若

南漢城記

南漢在京城東南四十里漢水之陰北距廣州故治五里而遙本百濟舊都也按地志百濟溫祚十三年自慰禮城移都于此歷十二世三百八十餘年至近肖古王二十六年又移南平壤南平壤即今之京都也自肖古之遷歷濟羅迄麗氏千有餘歲城之興廢不可復攷暨我朝受命治蹟大猷兵革不用其於山谿城郭之固宜若無所事也壬辰

倭難以來訏謨石畫之士多有意於是城而當國
者莫克建白豈亦有所待歟 今上踐阼之明年
有逆适之變國家多虞議者多言畿輔近地宜有
保障首相李元翼延平府院君李貴建言請修是
城初 命青原君沈器遠掌其事請役游手用度
帖以攝僧徒尋遭喪去摠戎使完豐府院君李曙
代其任乃廣召諸名僧覺性應聖等各摠其徒分
地賦功而牧使文希聖別將李一元裨將李光春
等寔監董之城之四周基址宛然蓋溫祚舊築也
乃因而增之酌其夷險爲之崇庳以甲子九月經

始丙寅七月工告訖功城周若干丈尺女墻千七百堞設四門其暗門倍之中刱伽藍七區館廨倉庾靡不備具大抵南漢之山中平而外隆襟抱回密體勢雄厚城冠山巔据隆而包平城中井泉甚多冬夏不竭山谷諸水合爲大澗東注于水門門之外崖谷盤錯羊腸百折者數十里四面山勢嶄截不可躋攀而惟東南隅山脚稍坡陁爲設砲樓三乾維有小峯可瞰城内爲建一臺築甬道以屬之城遂移州治于此儲胥民物隱然爲一雄鎭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春秋傳莒恃陋而不脩

臧郭君子以爲罪之大者然囊瓦城郢則沈尹戌譏之甚切何哉本末兼舉則城固所以保民苟不能衛城無益也洪惟我　聖上應運中興再正人紀懲毖禍難委任忠藎深惟陰雨之備大築斯城使千年荊棘之墟赫然改觀遂爲京都輿衛此殆氣數寔應天人合發之會其於設險守國之義亦可謂得矣繼自今內而廊廟輔弼外至封疆將帥之臣協心殫慮共恢良圖要使人和地利兩得其益則斯城也不待墨翟之械而可以永保金湯矣不然徒恃山嶽之重阻樓櫓之壯固而曰孰敢侮

予抑末也國家所以築斯城爲遠大計者夫豈其然敢以是諗諸君子其前後幹役有勞諸人別記于下

息營堂記

余與林君東野幼年同業塾師因以定交至白首不見甘壞盖相期於歲寒者也東野於錦城桑梓有堂曰晩休嘗以詩若記見屬余病且懶久未成也今年始賦堂詠十六章以寄之東野造余謝且曰晩休之勝十六詠盡之記雖無作無憾也敢舍舊而新其請某之營晩休盖爲暮景優游計耳第

以地非幽深應接囂煩拙者之所病也嘗於錦江下流縣城東竟得一奥區負山而面江宅幽而勢阻頗愜雅懷遂剷丘阜翦荊榛築室一區穿池種樹幽居之事粗備山腰厓广間憑高瞰迥起數楹精舍以為燕處順適之所扁其堂曰息營登堂而望焉則山而為月出僧達銀積水而為夢灘花浦南川斜川者羅列錯綜或遠或近效狀于欞檻之外其誠樂之意謂造物者蓄此久矣一朝舉而歸諸我為賜厚矣誠得吾子之文而揭之楣間不唯江山之勝賴斯文而益顯區區息營之志庶幾有

以發之此其之深望也嗟乎余少讀仲長氏樂志論欣然有慕焉嘗自語曰人生何須富貴第辦此生活足以樂而忘老矣不幸爲虛名所誤置身于榮辱利害之塗顛冥不返百事無所成而身已老且病矣顧東野何人迺能專此境而饗此樂哉夫會津錦城之名區也晩休實占其勝林園水竹之美余所目擊東野於此意有未足乃舍而之息營卽息營之勝不待言矣作記固不辭但念平生於此與復不淺乃不得成其志輸以與人而又從而文之雖復強顔爲之何能無愧辭與恨意耶抑息

營之義又有說焉東野骫骳者凡於世人所趍營未嘗數數然也鄉國無所營矣今亦何待於息哉雖然離動而即靜去勞而就佚自其既息而觀之則方其未息無往而非營也韓子之詩曰趍營悼前猛韓子豈真有是哉懺悔之辭不得不爾東野之息營亦猶是也方今　聖上厲精宵旰旁求俊乂巖穴側陋皆陽陽動氣而東野業以言事著直聲詘極而信亨途正遠即東野雖切於就息而世豈舍東野哉東野之身繫于朝矣然其心未嘗不在息營也故余記其室而因闡其心云

谿谷先生集卷之八

谿谷先生集卷之九

祭文 四十二首

祭金而好文

吁嗟而好世之所謂壽夭云者吾不知其何說也長於人者世謂之壽而未必長於天短於人者世謂之夭而未必短於天然則若長於天而短於人者則是人所夭而我所壽也吁嗟而好知此者誰哉子之病也我見之久矣子之死也我聞之矣陰陽不能擾其關二豎不能汩其舍氣愈萎而神愈王則病能困子而不能亂子矣言已閉而意不迷息

將絕而覺不昏從容暇豫正席而瞑則死能亡子
而不能奪子矣然則病之所能困與死之所能亡
者固可謂短矣若其所不能亂與所不能奪者則
豈遽止於二十五春秋而遂滅哉吁嗟而好知此
者誰哉有母在堂有婦在房稚孤子子未免于懷
抱此固生民之至痛八理之所不堪者然皆未足
為而好慟也獨恨嘉谷未遂嚴霜不待良驥就途
華軸先摧求益之志莫遂可大之業未究使其設
而長者既不能極其分而又不得令人人知之也
此則豈特以悼吾子而已抑可為斯道長痛耳吁

嗟而好莫知此也歟嗚呼哀哉

祭鄭君平文

嗟嗟君平子之於余義雖朋友骨肉何殊三世通家禍福共之金石可變此心不移子家於世大釁所萃吠聲射影衆口如沸豈惟仇敵同胞亦然惟我昏愚甘與顛連余性狷僻於人寡合踽踽而行嗡毀四集子獨不遺辱與交驩他人捧鼻子謂如蘭子之季父亦與我友分散四出瀛曲湖右邂如參商會合豈易往冬之聚蓋緣赴試淹延數月往來宿留論文講道此樂無有子既不利逝將西歸

握手而分後會有期孰料此別遽隔死生時月豈久晦朔再更人之有生如水上漚起滅倏忽萬變斯須理所必至何有淹速不足以悲亦難自抑每念子家行直負寃天定勝人必昌後昆如子純明足世其家遽止於此神果昧耶聞子之訃恍惚如夢一信一疑心膓隱痛喪車既至日月既卜親舊畢至送子幽宅獨余縶官未遂往哭西望雪涕有愧扶服琅琅其聲晳晳其色若聞于耳若接于目歛此窀穸泯然何之儻有不昧鑑此哀詞嗚呼哀哉

祭任丈鍈文

嗟嗟任丈遽此其終才一何高命一何窮中身之年一命之祿蓬蓽之居吟哦之樂猶不能以自保奄委絶乎冥漠風雅之韻自此遂絶博達之辯於何復得彼人世之迫隘固壞才之落拓而造物之無私亦何忍於遽奪眷余鄙劣蚤附驥尾投以希聲之音許以續絃之耳忘形之懽耿耿何已乃無何而至此嗟萬事之已矣屬疾彌年久踈候問承訃亦晚倍增慙隕況無驂而可脫義莫展於扶服陳薄具以薦誠悃平生而慟哭

黃用章改葬告墓文

嗚呼往歲之事尚忍云云何限枉死子實最寃孤兒孑孑親戚無存後事之託在吾弟昆屬當震擢莫保朝夕何能無憾僅不溝壑漢涯淺土非子攸宅蒼黃就近暫寓羈魄禮既不盡物何能備實非久計蓋待時耳儵忽幾何墓草已宿雷霆霽怒群命逬續後死之責庶今可伸龜筮協吉得此良辰爰啓舊殯適彼佳城交河之原惟子世塋二祖同岡子實次之既固既安魂魄相依子其去此不震不驚辭以告子有淚沾纓

祭石田成先生文

嗚呼已矣先生逝矣軒昂之氣洒落之風閑澹之趣卓詭之論今皆不可復得矣若之何不使我失聲而長慟咎造化而怨鬼神也耶嗚呼哀哉先生有屈賈之忼慨而不至怨尤有嵇阮之曠達而篤於行誼自放於山崖水曲而猶不忘情於世道汙隆之際方其把酒傲睨嘯詠湖山寄寓昏冥之境放浪形骸之外挹其氣象自令人潛消鄙吝之萌此先生所以雖近乏世用而不可無於斯世者也嗚呼已矣今皆不可復見矣世或訾先生以愛酒

損性此非通論先生雖髧嗜麴蘖然斷慾全精已數十年矣神充而志完與世之膏火相煎內乾而外澤者不侔矣奚獨彼延而此促哉蓋天有不可恃而神有不可知死生悠悠無復主張抑先生厭斯世之溷濁苦四大之拘纏委形乘化旁日月而駕風霆遨遊乎汗漫之上出入乎無窮之門以與前輩諸賢拍肩游戲而不肯來乎不然死生亦大矣何其疾痛不外形藥餌不及試如醉如夢泯然寂然而人未之知耶蓋先生之所樂而衆人疑焉吾輩悲焉九天之上應復拊掌一笑矣顧維不能

自已於情者夙蒙知遇迥出流輩期待之厚實非所堪而冗累牽連不能數承床下之教去秋之拜後期丁寧歲月推遷竟墮杳茫聞先生之訃適有事于先墓不能親視含斂身無私貨賻襚亦不稱情痛悼慚恨之極不覺淚迸而膓回也至情無文言不成章先生不昧之靈尚其鑑臨

祈雨文二首

惟玆之旱其誰尤自春徂夏絶膏油桑稷且槁麥不秋民將病饑曷其瘳蜿蜿神物宅靈湫噓雲洩雨威德流關澤不施欲何求恐我赤子絶其噍邑

宰不職干神誅罪丁厥躬民何辜肥牲清酤脩醢俱以薦以侑冀神娭神其飲食回玄樞驅雷鞭電騰天衢霈然甘澍溥八區沾枯潤焦萬品穌永世報祀不敢渝

右祭龍神

巍巍名山惟邑之望不見運動澤利難量從陽為虐五種皆枯更閱數日焦灼無餘淵龍耽睡有訴無聞非神之仁孰恤斯民歆我芬苾惠我神靈一霈甘霖以澤羣生

右祭山神

祭月汀尹先生文

於赫熙運 列聖亭毓元和未漓鍾靈星嶽篤生

鉅人維公伯叔維公伯叔世稱聯璧長公堂堂揚
于廟廊嶽立海涵隆然棟樑弘濟艱難訏謨贊襄
大雅之懿屬之季方煌煌維公夙挺殊姿九苞粲
然儀于德輝厥維先覺若李若奇公實師友浸灌
切偲如圭如璋望實兼隆明廷之彥顯若下風雲
霄展步直道斯通豈無夷險秉我純衷 璿系受
誣 宗祊汚衊公籲 帝庭罄吐腔血日月照燭
河漢湔雪寶典誕降人紀再晰龍蛇播越國步孔
蹙公維執靮鞠躬勩踣協贊匡復忠勞著白炳炳
丹青重光麟閣耆英之館國老攸寧孰居公右莫

之與京皤皤黃髮老成典刑喜公康健祝公百齡
憖遺胡靳觀化胡促豈厭棼圂而反冲漠悲纏士
林慟軫　哀極存榮沒哀有光窀穸嗚呼哀哉維
公文章稱大家數一洗陳陋深探遠遡型範作者
夢寐遷固根柢詞林炳蔚緗素國朝名家大略畢
早畢翁臯老寔稱起衰公可鼎峙名位過之手握
機衡爲大宗師齒爵齊尊功言並偉撝謙愛才吐
哺倒屣直友之寃不卹訕誚古誼高風今也已矣
小子無似早忝登門通家之好粤自先君摯蒙發
覆以底有聞成我之恩與生我均公有書籍或以

我借犖公有著述或以我屬屬役湖甸暫違顏色俄傳易簀未與執燭眷言哀季人物眇然公如山斗鎮地光天天實畀之奚遽奪旃云亡之慟淚迸膓煎誦公遺文方襲圓鏤藏公遺墨握珠拱璧儀形雖閟服膺無斁以是酹公其來格嗚呼哀哉

祭鄭裕叔文

我與裕叔同門而聲臭味不爽齒差一歲從遊十年不見甘壞知裕叔者孰如我最裕叔為人天資温懿口無惡言內行淳備愷悌君子神所勞矣若裕叔者庶幾近是高官豐祿顯名厚利吾儕皃窮

固非所覬亦宜餉之壽考耆耋乃止於此理不可詰觀世之人惡少奸雄紆青拖紫佚樂考終何辜裕叔坎壈終日大布裹身三十而沒崑岡之炎幸免焦灼憂虞煎熬隕喪營魄堂有老親垂白服衰煢煢孤寡疇依疇歸人理慘怛言之短氣然有一說差足相慰一切世事浮漚風燭禍福得喪轉眼無迹世所歆豔享壽祿者畢竟變滅何物非假老而不死不義貴富生為鄙夫沒亦流臭寧為裕叔不幸夭閼善類嗟惜蘭摧玉折全而歸之魂魄無怍若是足矣何論淹速顏跖報施從古所疑已矣

裕叔吾復何悲

祭金同知文

嗚呼維公中介而外溫氣清而色夷言論忼慨老而不衰盖有端人君子之操履前輩長者之風儀故能翕受多祉用享耆耋横金乘軒先陟隆秩家居廩食既優既佚凉堂燠閣圖籍環列留連觴酒婆娑花月嘉耦齊齡子姓繩躅伯仲叔季聯翩翕奕諸孫曾玄其指如束每值時節上壽青紫輝映蘭玉森蔟而公頒髮酡顏怡愉懽謔舉世豔稱疇有其匹盖人皆知公之積慶厚福能享諸子之榮

養而不知公之雅訓義方實成諸子之賢淑也嗚呼維公既壽既貴有子有孫生死哀榮始終完全人世福澤宜無間然然而闕公之沒者猶以八袠雖尊未逮期頤恨公之不極于上壽諸子之貴未踐鼎軸諸孫之俊或曠科甲恨公之不究于裕後班差八座贈躋貳公借曰不早尚有餘崇恨公之不稱于存沒之名實交游有慭遺之歎親戚興嚋依之悲弔者為之極慟談者為之嗟咨况若維者託婚門闌隨侍杖几欽德飽恩積有年紀者哉雖然世愈隘矣道愈否矣變故之作孰知底止詩人

甘心於無兆智士得計於祈死處世之悰其與有幾令公壽考令終啓體床簀備物致禮安歸窀穸此而不足于何乃足人為公哀公得其樂以是侑公吾言非惑嗚呼哀哉

祭白沙李相公文

維萬曆四十六年歲次戊午秋七月故相國白沙李先生喪車歸自謫所至于墓次將以八月庚申永就窀穸門下生德水張維謹以壺醪榼肴來奠于柩前而哭之曰嗚呼已矣哲人萎矣百年間氣今何歸矣斯文失宗匠矣國家失柱石矣善類失

依歸矣正論失標的矣若維之愚蒙太山頹而失
所仰矣惸懞輟而失所燾矣倀倀迷途而失指南
之導矣呼天之慟不足伸其思矣徹泉之淚不足
泄其悲矣痛矣痛矣哀哉哀哉加公以罔羅僇辱
者人也虜公以荒塞絶域者人也而病公之亟而
死公之速者未必人也地固有遠且惡於公之處
者而未還死人固有衰且老於公之身者而未還
死錄錄者存堂堂者逝不遺一老以相我 崇禎
也信乎天之不可恃而神之不可望也是無乃與
禮喪倫天固叙之而時或斁之英豪儁特天固培

之而時或摧之耶天之所戮強欲扶之天之所摧強欲留之人之不能勝天也久矣謂之何哉謂之何哉痛矣痛矣哀哉哀哉世之所難於材者三器也才也節也有器而無才則窒有才而無節則奪有節而無才與器則折三者兼備方稱特達如公閎中偉量有其器矣敏識雄文有其才矣若其澡履之確樹立之卓尤有人之所難及者端委廟堂儀刑百寮人固望於公陶鎔大雅斧藻鴻猷人固望於公六尺百里畫瘁鞠躬人固望於公以我先王之壽考作人俊乂林立大爲樑棟小猶榱桷

而全才碩德善始善終邈爲寡儔者人惟推公不幸百罹之會一綱無遺芝蘭旣摧松栢隨之殄瘁之慘天實爲之痛矣痛矣哀哉哀哉歷觀諜記倫常之變百世一值貞臣烈士之遘其際者有異詞以悟主有危言以動聽臣與主俱福世與道兩幸而公遭罹危會寸心如丹婉詞正言足以爭日月而動鬼神事乃有大謬不然者致君之忠翻成罪案錫類之誠遂作厲階豈亦世道淪胥之機有非人力所能輓回者耶然而世猶有望於公者盖

主上不欲處公以死地抑有司之議而移公善地

則固察公之忠矣公之家居羸頓已甚嶺外之行人爲懍懍既而抽明扶指素履安適意天之爲此世界延公之遯祿也曾未數月竒疾忽纏山頹樑壞虎倒龍顛聞公之沒者行路傷心婦孺嗟咄士林相吊摧心銷骨而黯危之象日甚一日悠悠世變于何其極不知公以長寐無聡爲快樂耶抑亦念及時事而有不得瞑其目耶痛矣痛矣哀哉哀哉小子無狀早承型範受知之厚仰德之勤實倍常品而公之謫也不能備執鞭之役公之病也不能與舉扶之列公之喪也不能視含歛之節喪車

戾止亦既有日絜酒之奠猶後於人俯仰情義靦面明神惟嘗飭志厲操不負所學無辱公知人之明無忝公成物之德庶此心之昭感公無吐乎茲爵嗚呼哀哉

祭金長湍尚寬文

嗚呼盛衰往復理實無常生死之變良足惋傷方公家之隆盛也父子昆弟中表舅甥聯列乎槐棘金玉之班者奕奕相望而公雖稱稍屈猶能內踐郎署外綰郡章秉天廐之上駟近玉輅之清光雍容甚都出入翺翔每至佳辰令節奉觴上壽于椿

萱之堂歌鍾殷地賓客煇煌舉世豔誦傳以爲光
寵吉祥何其盛也無何公以姻婭微累失職𢥠惶
繼而有先公之戚纍然服喪伯兄叔弟各以直道
不能詭隨後先置身于羿彀之中央家室奔迸寄
食他鄉而公宿抱文園之渴貧病侵凌意氣摧藏
凡再閱星霜始獲歸于郊莊蓋將優游晩景自佚
于田園而公遽亡矣公之亡也太夫人年躋八耋
長男千里奔喪門無弔賓室如懸磬素帷朱旐蓋
不勝其荒凉矣昔之豔公之盛者至此有不咨嗟
涕淚爲公悲傷者哉况如維者丱角託婚情分異

常聞公之喪義當匍匐趍蹌而痼疾纏綿不能自將俯仰今昔感念存亡雪涕緘詞遠致一觴公如有知可以察我之衷腸矣嗚呼哀哉

祭姨兄黃上舍庭悅文

嗚呼人誰無中表而我之與兄實同天倫之愛同氣之親人誰無一死而兄沒非正命凶折天年形骸漂蕩幸收於魚腹之餘夫以至戚之情而遘至酷之禍此我所以失聲長號彌久而彌毒者也嗚呼痛哉惟兄幼失慈親長遭喪亂零丁無歸實託于我家吾父母視之猶子而吾昆弟視之猶親伯

也食則同席寢則同榻遊焉而同業學焉而同志怡愉懽愛盖三十年一日也居平三日不見面則惄焉而思十日不見書則眷焉而憂不惟我之於兄戀戀若是盖兄之於我殆有加焉去歲之秋我嬰危疾與死為隣者十旬而未已而兄亦有孺子之慟移家避疾羇困於郊甸時來視我旣以閔我之危苦又自傷其身世怦怦慼嗟貌未嘗有豫色也我之歸田兄執我手匹馬之約琅琅在耳曾未數月而兄遽不淑矣嗚呼痛哉夫以江濤之怒漲舟楫之顛倒在岸者莫不危之而兄以孑然一身

上奉垂白之親下有待哺之羣雛其所係之重何如乃犯垂堂之戒見險不止自取淪沒豈兒智有未逮哉殆天奪之鑑而大命將墊也兒結髮讀書從事於鉛槧辛勤塲屋垂二十年廼三十而僅入上舍四十而未脫布衣加以早罹愍凶恒抱蓼莪之慼子姓舉而不育者亡慮四五居貧屢空併日而食蓋人莫不以是憐兒之屈而悲其窮也竟之身死非命不免壓溺之咎是何造物小兒酷兒乃爾悠悠蒼天曷有其極嗚呼痛哉形神一離萬相都泯假合之軀已不屬我螻蟻魚鼈初無厚薄然

使親戚不能致撫尸之慟子孫無以託丘墓之思此亦人理至慘毒難忍者也而兄之沒歷二旬矣乃能於百里之外拯得遺骸顏貌不變佩服無改是亦不可謂非天幸也既已無可柰何於其生之喪而顧不能無幸於其形之得天乎命乎孰使兄至此極乎嗚呼痛哉聞兄之訃我疾未瘳既不能臨江慟哭以泄沉痛經時閱月始以一觴來奠慼念平生心肝如鑿兄其知此也耶嗚呼痛哉

贈領議政李珥　賜祭文

道原於天因人以傳人之汚隆道實係焉稽昔哲

王致崇儒先斯文增重道脉以延予唯本朝文獻
足徵爰有五臣儒道大弘質有其文彬彬可稱間
氣所鍾卿乃代興才高志大氣清質粹一變至道
眞知實履敬義夾持誠明兩至發而爲文精深閎
肆留心世務熟講精思全體大用貫穿靡遺如有
用我舉以措之釋褐登朝麟出鳳儀遭逢 宣廟
寤寐英弼賞卿德業置卿近密陳善責難雍容吁
咈謨猷底績契合彌切群邪側目盜言滑媒天鑑
孔昭蜮弩自摧方期大用進踐台階摽末斂隕儒
林興哀經濟之才淵微之學形於論著略可尋繹

擊蒙有訣聖學有輯情性源委理氣離合窮深極
微炳若日星闡擴未發悉本遺經其人雖亡其道
則明光前啓後百世可程予從潛邸夙慕風規誦
詩讀書恨不同時逮茲踐阼任兼君師賢範匪遠
化理可推爰命有司式舉褒隆何以贈之秩視上
公何以祭之庶羞醇醲九原有知感予深衷

故鰲城府院君李恒福　賜祭文

宣廟在位逾四十載壽考作人有光前代如植衆
材卿為杞梓隆然樑棟萬人所庇粤自經幄以至
巖廊訏謨遠猷輔拂贊襄弘濟艱難辯雪邪誣勳

德兼隆望實允符以貽後人太平是啓天之方蹶嗣德起纖奸囲內哭左腹煽慝釁搆同氣爭連長樂衰哀孺子奪懷以戕忠貞旣竭斂身遜荒亂如此膴彛倫墜地金墉禍迫冠履易位孰非王臣茅靡盈庭誰卿挺特義重生輕片言出口人紀以立讒慼旋加竄身絶域遐彼北荒徽纆纏嬰幽憤未洩營魄先傾人之云亡善類慘傷上天悔禍宗祏重光曾是枯槁靡不呴濡眷言碩輔獨閟泉壚九原不作增予心惻爰命有司薦此芬馥精爽未昧典刑可想一理感應庶幾來饗

北郊祈雨祭文

維川維岳粤有神明居國之東厥德則仁旱魃為虐瘁我嘉穀不穀無良胡瘨罹獨民枯國顛神將疇依遠霈甘澍用蘇羣萎 右東方山川

喬岳名川望于南維厥協大夏長養是司胡閟滋澤閼爾方亨萬植不遂哀我羣生圭璧靡愛神如實瑱顧鑑忱悃亟賜沾潤 右南方山川

巍乎維嶽作鎮王城先配德運肹蠁神靈亢陽為愆五種不遂哀我黎民大命近止眷言新造憂心如灼神之格思惠我靈澤 右中央木覓山

西方屬金於時為秋金實生水秋主成收今茲之
旱大地焦爇西成絶望五材或闕我顲于神非一
非再亟釀密雲神哉霈霈 右西方山川
穆穆陰德厥位在此交濟太和陽無愆忒胡寧瘨
我暵乾為菑無麥無禾旼其阻饑獲戾于神在予
一人顧囬仁鑑活我蒸民 右北方山川

贈右議政守夢鄭先生祭文

嗚呼天之生材本甚濶稀厥或生之亦鮮遭時遭
時得位若將有為乃於短期中道而萎古今所恨
往往如斯昔公挺生有卓其資奮發學問早自得

師淵源所漸鑪錘所施其所樹立良不卑卑大科
薦名榮塗如道翱翔臺省密勿經帷　宣廟中年
士趍殊歧淑慝消長否泰相推堅白以歎涅不磷
緇公居其際介然自持乘虎之險不撓不隨或蹟
而起　明主我知天降喪亂百六丁期姦回黑慝
昏虐作威三綱既絕人道以隳凡厥老詰悉遘百
罹公時遯迹屏于郊圻不蒙于難不罹于疵邦運
中興聖人作而曾是顛連咸脫纆徽公如鳳麟羽
毛所歸風雲契合倚毗益彌公在諫垣正色直詞
公在講筵舜矩堯規公教胄子士飫書詩公持憲

綱民絶褎奇謂公宜居台鼎之司百寮是統庶政
是熙人之望公孰與等旻天何不弔而遽奪之公
年豈多蓋始踰耆貌澤髮鬒視聽不衰謂公壽考
為太平基病不浹旬而忽長辭嗚呼悲夫死生之
變人不容欺神識顛倒五官將離不有學力何能
自治易簀結纓聖範昭垂得正而斃而又何悲公
之寢疾自知必危手草諫疏剳瀝肝脾居于外寢
靜俟化機夫人號泣公遽以麾既不能言搖手指
揮正席東首澡潔易衣奄然而化神觀怡怡正終
之際素養可闚遺疏既上慟軫丹墀贈官賜䘏有

加常儀儒林聚吊行路嗟咨生榮死哀何以尚茲
公目不瞑公有慈闈不見綵衣而見繐幃人理至
痛疇不涕洟嗚呼悲夫昔我先子與公切偲情均
友于道叶塤篪不肖於公故人稚兒公實奬勵不
鄙頑癡同升公朝班序相差得公誨迪敬若蓍龜
公問我疾憫其孱羸語及國事愾然長思曾未幾
時公遽騎箕棟樑折矣榱桷何支欲涉大浸失其
楫櫂云亡之慟豈獨吾私寫其悲苦以侑一巵嗚
呼哀哉

祭伯氏文

嗚呼我為兄弟今四十歲吾家多難早鍾釁戾歲
在亥丑大戚洊摯兄纔成童弟少一齒零丁孤露
共奉慈侍上有　王母下有弟妹兄為家督門戶
不墜事育之暇共治文字食淡攻苦以相砥礪青
熒一燈中夜不寐分形並影跬步不離人或見稱
雙璧聯美弟幸速化登名紅紙兄苦蹇連晩列庠
士中經奇禍幸脫碪几扶携老幼適彼海澨作苙
食力辛勤備至值歲之殺盎稾如洗餔糜不給遑
論甘旨賴兄拮据百口以濟薦有魚菽吉蠲為饎
賓朋之會酌醪翦菜優哉游哉甘以沒世　聖主

龍興邦運傾否鱗翼之攀唯我叔季事有緯繣孰
主張是一命之祿亦或錫褫兄有才具絶出流輩
皷於見事旣果而藝官位所限斂焉莫試旻天不
弔奪我祖妣繼體持重兄哭于位纍纍䟽水暗鑠
饑胃纔過于練羨疢伊始食却飮進厓然委僊醫
工殫技豈無良餌命之不延孰測神理嗚呼痛矣
兄之有疾去歲建子首夏之中来即于弟閱三晦
朔疾亦少已舉家動色勿藥是喜歸餘之月二竪
復祟日臻委篤遂以不起慈母悲白哭而投地一
妻一妾搥胷欲死嗁號呼爺子子稚子呼之不譍

漠然長寐兄乎兄乎胡寧忍此嗚呼痛矣死生異
制人道畢矣遠此室堂即彼原隧宅兆安厝玆爲
大事方谷卜塋二百餘祀世遠地盡不容無徙海
左東麓舊稱美地兄嘗樂之殆非偶爾卜曰允臧
神與人契兄藏在中厥封旣末或右或左以待後
死奉老撫孤吾二人在庶幾夙夜不替兄志日月
有時殯愼將啓親友畢至以祖長逝我有旨酒有
燔有胾饋兄奠兄兄何眛眛骨肉同氣死生同理
一別終天傷哉已矣嗚呼哀哉尚饗

忠勳府祭晉原府院君文

嗚呼天球大王廟朝之器九苞一角聖世之瑞間
氣所鍾一代幾人質有其文君子彬彬彬彬君子
弱歲蜚英挾藝射策魁科大鳴亨衢展步玉署金
華登瀛之選士林所誇耆喆推轂羣公斂手謂言
必主文囿龍蛇播越國命綴旒入勤羈靮出
猷喪亂既平忠勞彌白丹青帶礪有光麟閣
文衡恢然游刃天人嚮命公再主賓交馳上
劘詞壘宋豪熊潔為我軒輕近推湖老遠惟
華國之義公可齊聲頃罹百六奡倫墜地潔
迹幾嬰呂爲尉　聖主中興恩遇加隆耆英優

老盟府崇功國有老成斯文增輝胡不百年而遽騎箕嗚呼哀哉羯奴構難兵纏圻遂鑾輿西狩萬品波潰公時臥病危惙如綫寄命扁舟摩屋在眼風濤震撼遂以奄忽會有一化公已大耋逢此百罹尚寐無知壽盡而終亦復奚悲名聯賓案久託清塵羨公乘化哀我陳人旌翣首路幽明將隔單盃相送有淚沾臆嗚呼哀哉

玄軒申相公祭文

維崇禎元年歲次戊辰八月己丑朔二十八日丙辰行司憲府大司憲張維謹具薄奠敬告于故議

政府領議政玄軒申公之靈曰洪惟 宣廟壽考作人季年儲養有二三臣卿材公望冠冕一時以遺後昆作太平基誰其著者維我申公英英我公薦紳之宗歲在涒灘天降大割日月昏蔽乾坤滅裂哀我耆喆百罹是丁公身孔艱公志彌貞彝倫將斁公與俱僨 宗祏將隳公與俱隕厄于狴犴蒙以邑尉遷之貊墟前跋後疐四方望公如鳳如麟候其隱見理亂以分中興之初首膺 簡在何以處公天官冢宰詞壇主盟世踰宗工公握機衡大振文風黃扉玉鉉進位三事朝無秕政士絕異

議百六運鍾亂末有艾子卯之變 國步弄蹶賴有舊臣以不傾覆寸心無餘雙鬢盡白憂勤庶務師先百僚假寐待晨辨色入朝積勞成疾溘然長辭以死勤事公實有之嗚呼哀哉公之文章焜耀一代孰不知之莫如我最敏妙之才超詣之識粲若繡績駁若驥騄凌駕諸子卓爾名家獨許巋蒙時置齒牙公之學術錯綜百氏其所深味柱下之旨出其緒餘以應世緣萬事糺紛此心翛然謝傅清真鄴侯脫洒公實兼之世無知者小子無似早忝登門先人之故幸恵討論頃聞公疾獲瞻顏色

伏惟語笑風神肅穆神明所相何恙不已不見七日忽以訃至司天告灾鎮犯上相生爲名公沒應天象斯文慘澹廊廟空虛 國耻誰雪 主憂誰紓公目不瞑公去何之爲公一慟殄瘁之詩嗚呼哀哉尚饗

祭芝峯李尚書文

維崇禎二年歲次己巳二月丁亥朔初七日癸巳新豊君張維謹具薄奠哭告于故吏曹判書芝峯李公之靈曰嗚呼俯仰宇宙一何茫茫人物之生若存若亡其徒生虛死同盡於草木虫蟲者故無

分於彭殤若公者身雖產於偏邦讀書砥行爲卿大夫之良生有聞於當世沒而留其文章若是足矣夫復何傷先人與公聯武周行藐茲晚出蒙陋迷方公老白首始闚門墻溫溫風味金玉其相淵博之識歛焉而若訥剛貞之操養之以和光闊世之變無失故常立朝四十年人不得議其否臧晚而際遭遂都政堂 明主所重萬夫之望謂宜壽考胡遽殞喪年不配德其命則長日月有時逝將歸藏單盃來哭冀鑒哀腸嗚呼哀哉尚饗

務安縣淸風金公祠宇奉安告祭文

於維我公履潔含貞立乎本朝直道而行遘時罔極彝倫圮傾謂毋可讐詢于廣庭公奮直辭氣勁理精大義未伸奇禍遂嬰纍紲北荒徙于南溟流離萬死寸心愈明儺夕傳訛乾坤慘驚血泣絶滄竟隕其生考叔錫類茅焦免烹公獨不幸捐身植程嬰誰無死死有遺榮邦運中興再正天經恩褒耿光炳若丹青鄉人景慕建祠妥靈尚德勵節永樹風聲公靈如在歆此芬馨尚饗

春秋中亍祝文

彝倫增重直道純忠春蘭秋菊百代淸風

錦城山祈雨文

維崇禎三年歲次庚午四月庚戌朔十七日丙寅羅州牧使張維敢昭告于錦城山之神維山巍然雄峙爲南服之名鎭秩于祀典春秋享苾芬之薦者以其興雲雨殖嘉生能惠澤斯民也民之爲生可謂勤矣春耕夏耘竭其地之所收僅得以給租賦奉公上而神之粢盛於是乎出焉比年以來水旱荐臻方有阻飢之憂今者節屬長養膏澤久閼田疇焦坼耕者不得種而苗者不得滋若復旬日不雨則無可望矣維受命來牧此土如使斯民遭

羅凶侵轉徙四方而神亦失其所依則豈惟爲神之羞維將何所逃其罪乎茲敢具牲幣詣廟庭匍匐請命惟神俯垂鑑儆速賜甘霔以潤澤焦涸不勝至幸尚饗

南海祠祈雨文

維崇禎三年歲次庚午四月庚戌朔二十三日壬申羅州牧使張維敢昭告于南海之神伏以水者坎德也海又衆水所歸至陰之墟也蛟龍之所涵育雲雨之所蒸泄河潤猶及九里況海之至大者乎國家崇祀海嶽而南溟之祠實在此土一方之

内如有雨賜不若羣生告病則皆神之羞也今茲
旱暵爲灾麥秀不實高田已坼下田將涸民之不
得耕種者過半農夫遑遑有大命近止之憂若旬
日不雨奄過芒種之候則神雖惠以甘霔無可及
矣維爲是懼躬禱于錦城山之神而不蒙靈貺故
敢赴愬于神焉若維誠有不至禮有不虔則罪在
於維之身斯民乃天之民而亦神之所臨莅也豈
忍之饑而死乎伏願速回玄機賜以霈澤無任祈
懇顒望之至尚饗

祭李叅判命俊文

維年月日德水張維謹以酒果之奠哭告于故祭判李公之靈曰嗚呼已矣世不復有斯人矣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能行人之所不能行玉雪之白不足喻其清金石之堅不足擬其貞古人所難今人所稀今其沒矣誰復見之嗚呼已矣往歲契濶公嶺我湖千里相望再寄音書我還于朝公遷于圻不見公面遂以長辭遺札眷眷屬以孤兒我之薄劣恐負所期單盃哭奠摧我肝脾公若有知鑒此哀詞嗚呼哀哉尚饗

忠勳府祭青雲君沈公文

惟靈挺生名家涵濡世德襟宇恢踈才猷卓犖禔
身砥行含咀墳籍席上之珎橫棄道側曩遘百六
乾坤燦黷彝倫墜地　宗社將覆公時忼慷志存
匡復叅贊碩畫密勿帷幄九五龍飛實攀鱗翼榮
勳疇勞跡封錫爵早翔郎署晚試州牧親惟肺腑
義同休戚寵辱備更罔非恩渥譽謗交至曷渝衷
赤期公華皓永綏遐福遽至於此云何不淑嗚呼
哀哉昔公遘厲再經寒燠貌枯色悴神明內澤謂
公質仁報有未食何恙不已日竢勿藥凶問忽騰
惝怳難測當宁盡傷贈賵備極崇終隱卒有光寵

㝉況在吾儕幸同盟籍死生結託情深誼篤一體相須倏隕手足風儀皙皙笑言啞啞若睹若聆于何復得即遠有期幽明將隔單杯来哭有涕沾臆嗚呼哀哉

宗廟祈晴祭文

自小子之忝位惟德不類不克媚于神祇菑害荐至饑饉相仍至于前歲而極矣哀我民生阽于溝壑日望麥秋之至以活其殘命今者淫霖不止亦既浹旬麥穗盡黑秧苗盡沉高下田疇靡不受菑農夫號泣將無以望歲若今年又歉則生類幾乎

盡矣此皆小子之無良有以獲戾而召災民實無
辜胡寧忍此仰惟　陟降之靈在　帝左右凡我
生靈疇非赤子顧鑑微誠　默回天意劃開頑陰
顯示太陽以遂萬民之生不勝至幸

社稷祈晴祭文

嗚呼維社主土維稷主穀維土與穀民之命脉報
本之義於斯爲重立之壇壝禋祀以時蓋國依於
民民仰於　神而神之所依又在於國與民焉民
之爲生可謂艱矣仰事俯育輸租賦給公上惟仰
於三時之稼穡一遇凶災生理窮矣國家不幸比

歲失稔菜色之民大命近止惟幸今年雨暘順序耕種以時禾之苗者日以蕃麥之實者將以穫農夫欣欣計日以望玆者淫雨爲灾彌旬不止高田已損下田皆沉麥穗爛黑塡委壠畝若過數日無可爲矣惟神本爲吾民之所歸仰而明靈之盛又足以轉天心而斡玄機玆敢虔誠竭辭請命于壇下願垂靈應亟賜晴霽使百穀順成烝民乃粒則神亦永有依歸矣

懿殿有疾宗廟祈禱文

眇予少子孤露靡依仰恃慈儀煦若春暉今玆遘

痰旣浹數旬憂心焦煎誰極誰因幽明一理祖孫
一氣痰痛必㒲人情之至有感斯應神理不忒亟
垂冥祐蠲災錫福

社稷祈禱文

念我慈聖母儀一國盛德在躬宜享壽祿六氣爲
沴遘玆疢疾旣久無瘳憂惧彌切非神曷依非禱
曷冀赫赫明神羣生是庇鑑予至誠莾予苦志導
迎休祥勿藥有喜

三角白岳木覓祈禱文

藩都配德赫赫廟靈國有大災靡愛斯牲慈聖疾

薦中外遑遑願賜陰隲 并躋平康

漢江祈禱文

滔滔江水爲國之紀坎德靈長降瑕産祥慈體失豫浹月彌留冀回靈眷翼日有瘳

祭朴大觀文

嗚呼我初識子癸亥之春少我九歲視我猶昆利名之交淺深可知翕然而集渙然而離獨我於子一見深託金石可渝此心無斁子性朗銳是非較然當官敢言勇往直前人或不諒爲訐爲激我知子心不負所識風波之際使人震驚南遷北役身

囦心亭我佩左玦于湖之錦子亦同累帶方是貶
京國杳然　君親繫念譬如逃空思人滋甚音書
數寄副以詩章有時盍簪燒燭聯床帶爲盜藪習
成探丸睚眦擬刃殺人如菅官吏斂手莫之敢攖
子有大勇不動色聲沉機捕殄囹有遺育一方鏡
淨巷塗謳咢書生辦此聞者增氣　璽書進秩
聖褒優異同還于朝聯武館閣國有大議矛盾互
扼利害之塗萬夫萎靡曾是百鍊化爲繞指子秉
素履不激不隨端確之操君子稱之擬子後凋期
之歲晚遷止於此天不可問嗚呼哀哉曩問子疾

風診纏嬰殷勤告子衛生之經同病相憐會面則稀或告以劇亟佇候之返以訃告真耶夢耶入哭其牀淚如決河人生脩短命有所懸況子閨人注不偶然緣盡而去又何悲哉獨有二親垂白蹁摧逝者有知應不瞑目一觴來訣庶鑑衷曲嗚呼哀哉尚饗

祭月沙李相公文 以下續稿

嗚呼二五雜糅間氣難鍾生材賦命多嗇尠豐得天之全挺人之英高才宿德厚福完名有如公者世不數人存榮沒哀絕類離倫昔公際遭受知

宣廟謂公文章可賁粉[illegible]喪亂之際庶事草創周
旋獻納動愜 睿想王人[illegible]諮國被重誣赴愬
帝庭人避我趁公草奏牘世稱鴻筆一回 天鑑
痛洒污蠛名流華夏功在 宗祊八座陞擢實維
妙齡旋秉文衡為大宗師月沙之揄頌擩亦知才
諝任用文儒寵榮較諸近代殆莫與京天篤降割
運丁百六孽臣逢惡禍連 長樂謂毋可讐謂倫
可斁哀我人斯梟獍為伍二三舊臣寸心獨赤守
正不撓坐待鼎鑊郭外畏約寒燠屢遷羿彀不中
始知有天中興造朝萬人加額位都常伯望隆鼎

軸胡塵坱莽倍殫忠勤遂膺大拜贊襄經綸西征
就閑與聞軍國朝有失得公未嘗默公年益高公
德益尊祝公黃髮福我元元如何不淑而遽騎箕
殄瘁之悲朝野同辭　明主震悼若失蓍龜有儼
鶴駕臨吊繐帷嗚呼哀哉念昔申公名與公俱文
章德業並世作模申公先相壽僅踰耆公獨巋然
士所瞻依今其已矣寧復有之詞壇錯莫廊廟寥
其顉茲薄劣弱歲登門辱公收教先故是敦況病
廢蟄四載于今每蒙記存感德彌深聞公之喪送
淚摧膓餘生懍懍世事茫茫棟樑折矣寧獨吾私

一觴代奠侑此哀詞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子文文

維年月日友人德水張維身有痼疾謹修薄具遣人奉奠于故李學士子文之靈曰嗚呼子文而止於斯耶聞義能徙勇也遇事敢言直也羅遷謫而不悔臣之義也收雷霆而霈澤 上之仁也衆皆復而獨不淑非天也歟非命也歟璵璠之器不復薦于廟朝蘭若之質飊風先敗於風霜其如天何其如命何已矣已矣哀哉哀哉知君最深愛君最篤昔君之謫獨抱難言之恨今君之沒益增無窮之

慟病未撫棺寄奠一觴君如有知亦必感余之斯
言矣嗚呼哀哉尚饗

黃山書院中丁祝文

淵源正學繼開洪功兩賢同道百代攸宗

告妣貞敬夫人朴氏文

維歲次丁丑十二月乙未朔初八日壬寅孤哀子
維敢昭告于顯妣貞敬夫人朴氏不肖維等罪積
惡極神祇降殃亂離之際遭罹酷禍萬事蒼黃未
遂襄葬權奉淺土歲律且窮今將克舉窀穸之事
禮當奉祔于先府君之兆而緣陰陽拘忌既不得

合葬又以地勢窄迫難於安排雙墓先塋之內未
卜吉地不容不改卜新山已得安山西此酉坐卯
向之原術者皆言山水形勢合於葬法將以十二
月始役二十一日謹啓權厝永葬于茲土合葬先
兆人情所安事勢至此有違宿心然念卜宅安厝
禮經所重考妣各葬先賢已行體魄歸復得地為
大魂氣流通豈間遠邇陳辭告由昊天罔極伏惟
先靈俯鑑微衷謹告

谿谷先生集卷之九

谿谷先生集卷之十

墓誌 六首

有明朝鮮國嘉善大夫兵曹叅判李公墓誌

銘

維有畏友曰李公昌期生先維十五年常弟畜維前年秋維自羅州徵還公以疾謝事歸田里書来請記其所謂潛窩者無何疾篤竟不起將絶為書遺素親信故人屬後事而亦及於維嗚呼若維何足以辱公顧託哉既葬之數月公之甥申都尉翊聖以狀来請銘嗚呼若維又足以銘公墓哉雖然

公生平喜維之文沒而有知其必須於維矣維又
何可辭諸嗚呼今之世無如公者矣公忠孝廉直
得之天賦生十二歲而孤持制如成人追慕二親
至白首不衰事二兄敬愛備至撫孤姪恩而能教
立朝事 君維義是視俸祿之外絲毫無所取與
人交不以生死貳其心然皆率性任真坦然行之
此非維之言國人之公言也少及牛溪成先生之
門辨志植操中辛丑司馬癸卯文科狀元歷官成
均館典籍司憲府監察禮曹兵曹佐郎兼知製教
充書狀官如京師賀至還為刑戶二曹佐郎兼春

秋館記注官其為兵曹也以剛明舉職為書狀也以風裁肅下入稱其能出為高山道察訪驛當北關孔道乘傳者多越法濫責郵卒不堪命公執三尺不撓雖監司至必按牌給乘監司怒不聽公爭之強遂請命于朝朝廷直公而詘監司宿弊頓革而公竟棄官歸拜德山縣監興學均賦百廢俱舉又取聽訟金矢之入佐民供徭治理稱第一入為兵曹正郎清州降稱西原縣公為之監其治如德山邑治近大溪素有水患一夕水鳥来集官庭公曰此水祥也戒吏民為水備未幾水大至入城漂

廬舍民賴有備得以全活會公有友遭誣下獄將
不測公奮然上疏訟其冤以百口保之方伯見其
疏驚懼不敢進而公竟以劾去為平壤庶尹城中
民居皆茨草數有火患公發官帑雇工陶瓦廳估
以責民懽趍之居數月閭閻瓦屋為之一新而所
收帑布羨溢公私稱便光海既有兩宮之隙賊臣
爾瞻嗾死囚朴應犀上變起大獄殺永昌戮延興
一時名公卿連逮幾盡公之庶弟耕俊株累死於
獄臺官柳活挾舊憾枉法中公竄配嶺南之盈德
縣其在謫也貧病交極人所不堪而公處之怡然

唯以經史自娛時讀浮屠書靜坐攝心方賊筍張
甚或傳筍因儺禮入西宮行大逆公聞之隱痛衰
食者久之鰲城李相公諫廢 大妃得罪竄北塞
公草疏言李公不可罪辭極痛切縣宰不敢上公
益憤懣為廢寢食閱十年而為癸亥 今上即阼
首擢公為司憲府掌令遷軍器寺正尋為暗行御
史廉察嶺南未復 命連與弘文館修撰校理
上曰校理官卑非所以處李其遂陞應教俄擢拜
忠清道觀察使明年春李适反 上幸公山時公
莅任纔閱月策應軍政供億 行在勞勸至

上召見慰奬特陞嘉善階秋病免歸拜戶曹參判
出爲全州府尹數月解歸而全之人至今稱之丁
卯奴寇至公爲分兵曹參判陪 東宮分朝南下
將行入對極陳時事 上爲之動容 東宮駐全
州設撫軍司公爲堂上時虜屯平山或言賊且長
驅議者欲奉 東宮移避嶺海間公抗言朝廷所
以分朝將以繫屬民心張聲勢爲恢復計耳今若
遠避獨不念隔絶 行在耶及召對言益切至請
遣大將督兩湖兵進駐公山將入援 行在會賊
退陪 東宮還江都 上賜酒賞賚拜刑曹參判

尋除江陵大都護府使江陵多富豪假貸貧民過
時不償則没其田僮下户以此多破業流散公召
土豪責其非義爲設法平處之違者痛繩以法弊
習乜革秩滿還處散班上疏極陳闕失言今之國
事日非不可以他求　殿下宜内省身心得受病
之本拔其根而去之末又條陳時宜九事首曰嚴
宮禁因言某某二女子緣由還以進此還一開足
以亡國請出之疏入　上嘉納即出二宮人會大
臣因公疏覆啓觸　上怒然猶嘉公勁直無他賜
特拜大司諫公又上疏辭因極言　上不能受盡

言有遂非之愆 上感悟霽怒慰勉甚厚公不得
已拜命公之前後二疏骨鯁剴切然言人所不敢
言自是論者益服公忠讜敢言公素病羸至是疾
益甚除兵曹參判力辭不拜歸卧陽川村舍所居
只草屋數間妻子不免飢寒而翛然自適疾革屛
婦女整衾待盡庚午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得年五
十有九訃聞 上震悼 命賜別賻致吊祭如儀
下教曰參判李某盡心國事有意格君不幸殂逝
予甚惜之官給石灰造墓軍以表其忠公先令薄
葬孤顯基等不敢違治命素輿不飾去外槨明器

唯用灰隔以彰 君賜明年二月某日窆于楊根
先壠坤向之原公諱命俊昌期其字也其先全義
人高麗太師禕之後也曾祖公達某官贈某官祖
文誠某官贈某官考濟臣咸鏡北道兵馬節度使
贈領議政世稱清江先生妣木川尚氏領議政震
之孫女也清江公以文章節行重一世諸子皆賢
世其家而公其季也公之名行操履卓犖絕世當
於古人中求之故相申文貞公常稱公曰從善如
流赴義如渴方之古人亦鮮其儔君子以為知言
公配義城金氏僉知纘祖之女生三男曰顯基道

基元基二女適士人洪九疇沈光泗諸孫皆幼銘
曰
世有模楷維淸江公淸江有子旣孝旣忠玉雪之
白朓朓其衷倫魁歷職徇國匪躬遘昏而纍十載
固窮亦旣逢時伸護漸鴻公抗直詞　明主動容
擢長諫署沒有餘恫覩世之人羊質虎蒙曷有如
公裹襮齊同恒其素履無介無通胡不壽考未耆
而終祿短譽長命嗇性豐我詩孔哀永列幽宮
　故通訓大夫兵曹佐郎宋公墓誌銘
萬曆戊午五月某日　午安評事宋公揖御史赴義

州道卒于龍川傳舍訃至凡知公者莫不驚惑狂走曰夫夫也豈遽死耶夫夫也而遽死也是仁之不祥而帝之無宰也夫夫也豈遽死耶既又相與慟曰夫夫也果死矣世之衰也人之能勝天也夫夫也何得無死既又相與吊賻其家是歲之十一月孤其等既葬公已乃譔次公之履歷行誼纍然踵門以誌銘請曰窀已掩矣得子之記鑱之石尚可竊而藏諸嗚呼維何敢辭逝者而有知也必以是累後死者維何敢辭按公諱邦柞字永叔其先恩津人自麗代已為衣冠族曾祖諱其贈戶曹參

判祖諱某宗廟署奉事有弟曰圭庵先生麟壽以學行名世考諱某儀賓府都事妣淑人李氏判書潤慶之女公生有異祥六七歲解屬文言動不爲踰戲而王母沒輒不食乳媼强之公曰父母號哭不忍下咽也十二遭母喪能素食哀慕聞者異之及丁都事公憂秉禮無違事庶母權如事所生自是勵志不懈學問益進中庚寅進士以不逮二親不設喜宴壬辰倭寇陷都城公以家族避兵湖中會聞永同宰韓明胤召集義兵公將投袂赴之親屬共止之曰奈十口何公奮曰君父蒙塵此何時

也而暇顧私遂從韓公幕下賛助籌畫勞勩備至疏檄軍書皆出公手人稱其才居久之兵罷乃還鄉里丙午以通經上第遂選入槐院時有同宗處要路者候問款昵意欲鉤致之公一無所荅尋陞正字兼訓鍊都監郎廳專帶軍務戎政肅然士卒服其威惠例陞至博士會當簡選新進得第者多考官親屬論者譁然公倡議以為不中選法而其人率皆權貴子弟諸僚囁嚅不敢發公毅然執前說諸僚無能難者然自是嫉公者衆滋欲齮齕之矣考滿例陞成均典籍尋命考試慶尚左道鄉舉

嚴設防禁簡擢明允嶺南人士翕然悅服無何出為金郊道察訪金郊是西關孔道冠盖絡屬郵卒不堪奔命散亡且盡公至悉舉弊狀上聞單心調護取各站儲穀以充馬直使命之行過者按法給乘雖名位隆赫不少假借居無幾蘇殘補弊綽有成效會有繡衣使者怙勢冒禁公馳狀舉劾聞者壯之然皆憂其中傷果以微文嗾人按致之理上察其狀即命出之久之拜兵曹佐郎以劾去俄除高山道察訪轄在鐵嶺關外人所憚赴而公怡然之任其治績一如在金郊時屬人為勒石頌德

監司崔公瓘擧實褒聞䇿稱於人必曰大器大器
不敢以屬吏遇之秩滿遞歸家食數年會國家急
於經用有調度之擧使者尹公守謙雅重公請爲
從事公初力辭爲尹公所強僶勉應命尹公屬公
以海西一路公貿遷有無因民之欲而利道之要
以不損民而益於國律已清約操術詳核以故所
辦特饒度支以狀褒　啓時　天朝將討奴夷國
家聚兵西塞以侯夾擧會關西缺佐閫朝廷難其
選且人多憚之乃以公爲平安評事時又有聘使
之行因命公徑以御史往糺闌出禁貨公屬有疾

欲不拜爲臺官所迫遂强起就道到部界候者以
旌棨迎公悉却之盛暑疾馳不張盖譯鞮輩上謁
皆麾使退行至龍川郡之良策館晡飯故無恙已
而如厠還微若眩瞀疾轉劇夜久傍人始覺之已
不可爲矣至雞鳴乃絶使价之後公行者得訃馳
至與地主共相其歛事訃聞 上命沿途護其喪
以歸其孫某等奔哭喪已與公弟某奉柩歸所過
吏民塡道垂泣曰善人沒矣既歸比至葬會送者
傾數郡用是年十一月某日葬公于永同縣西着
藏山甲向之原公爲人沉厚有大度剛方硬直不

畏彊禦其內行尤篤兒時大夫人嘗戲語曰爾亦耽色爲我憂耶公遽對曰不敢旣長自念旣敬諾於先妣若不允蹈非子也遂終身不近女色嘗與同舍生閔昱夜坐言志公曰吾但欲忠孝淸白不墜家聲而已其後閔公細瞯公操履迺無所不掩其言公沒而涕泣稱之恬於進取處家常沉嘿穆如也飮酒能多而不亂然其疾惡太過遇事不顧利害以故所如者輒顚躓其繫獄出也親戚就唁之因勸以少剋方自全者公笑曰非敢故爲硜硜也只自盡臣職耳爲騎省郎也有故人附權貴致

顯位者公嘗於直中遇之面數之曰君黨惡不已
行及矣大故當絶君無望我其人恧縮不敢對衙
之次骨無何果以白簡中公在省纔十三日矣公
得年五十二娶於鄭有子男四人長時榮次時瑩
某某女子幾人維少公二十歲始識公於寮寀間
而公許以同調常弟畜之蓋知公之熟而服公之
深者宜莫如維公沒而銘其墓維何敢辭銘曰
肫肫其中穀且碩展如之人介如石曷不少貶以
屢蹈而閼永年天所椓四丈夫子可繩蠲潔爾太
素歸元極有我文在光幽穸

進勇校尉永安南道兵馬評事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弘文館提學藝文館提學同知春秋館成均館事李公墓誌銘

故永安南道評事 贈吏曹參判李公諱穆字仲雍 成廟朝名儒也燕山戊午坐史事被害墓在通津霜浦歷百有二十八年而金公尚憲記其表又七年而公之曾孫府使久澄請維銘其竁嗚呼公之沒也久矣然讀其書想見其人凜凜猶有生氣是可銘也已公少從佔畢金公受業力學工文詞於書嗜左氏春秋於古人慕范文正之為人年

十九中己酉進士第二名游太學言論慷慨志氣
峻烈辨覈臧否無所回互以此爲流輩所推服
成廟嘗有疾 大妃使女巫行禱設淫祀於泮宮
之碧松亭公倡諸生杖其巫而逐之巫訴諸宮中
大妃大怒俟 上疾瘳以告 成廟陽怒命成均
館悉錄其儒生儒生以爲必獲大譴爭亡匿公獨
不亡匿 成廟尋召大司成教曰爾能導率諸生
使士習歸正予用嘉之特賜酒尹弼商爲相用事
會天旱公上疏曰烹弼商天乃雨弼商遇諸途呼
曰君必欲食老夫肉耶公昂然不顧而去後弼商

陰勸 成廟請從 慈殿奉佛公聞之又率諸生
上疏論弼商奸邪目以奸鬼請誅之 成廟大怒
親問公曰若何以斥吾相爲鬼公對曰所行如彼
而人不知所以爲鬼 上將下吏賴他相力救止
謫公州自是直聲益振矣中乙卯文科狀元授成
均館典籍 燕宗學司誨出爲永安南道評事及戊
午史獄起公果爲弼商所搆陷與金馹孫權五福
等同被酷禍臨刑神氣如常自作絶命歌時年二
十八弼商恨公猶不已至甲子之禍戮及泉壤嗚
呼憯矣 中廟踐阼命復官後以子貴 贈今官

公之先完山人高祖伯由開國功臣封完城君完城生栗軍器寺正正生孫若高城郡守高城生閏生副司果　贈戶曹參議娶南陽洪氏是爲公之考妣公之配金氏參判首孫之女有子世璋生一歲而公被禍及長擢文科官至觀察使夫人後公六十年而卒葬于公州西村金氏之塋觀察有五男長鍵次鑾次錡皆不仕次鏗兵曹正郎鐵左承旨皆以文科進女子三人長適漢城參軍鄭守厚次適宗室花陵副正秀蕙次適縣令具雲翰內外諸孫二百餘人府使以澄即承旨之胤也公以高

才峻節培植於 成廟而天椓於昏朝至今人譚
戊午之禍爲之氣塞然甫一世而子姓昌大綿綿
未艾此殆公未食之報而天道之不爽可見也公
有遺稿二卷行於世公州人士以公嘗謫於是也
俎豆公于忠賢書院嗚呼是以不朽矣銘曰
猗歟李公骨朽名芬其墓雖故其銘則新

昭聖貞懿明烈仁穆王后穆陵誌

仁穆王后山陵復土告成 上以臣維忝長詞掖
命撰玄宮之誌臣承 命悸恐自惟職事不敢以
不文辭謹按 王后姓金氏系出新羅王族其後

有監直諫謫鼓塩城子孫因籍焉鼓塩後改延安
府始祖暹漢高麗四門博士歷四代至濤有文章
節行登 皇朝制科宣授東昌府安丘縣丞東還
官至密直提學又四傳而至忠貞公銓官領議政
以清白聞於 后爲高祖曾祖諱安道縣令 贈
左贊成祖諱禩司正 贈領議政考諱悌男以文
科進歷官臺閣天書郎進爵延興府院君領敦寧
府事娶光山府夫人盧氏將仕郎埴之女以萬曆
壬申十一月丙戌生 后幼有異質 懿仁王后
薨 宣廟選繼妃 后膺選壬寅七月十三日冊

為王妃遣使請命于皇朝神宗皇帝賜誥命冠服及彩幣等物后旣正位坤極克自敬畏常慕張公藝百忍之對書揭窓壁以自省焉冬月念衛卒寒苦時製襦衣皮帽以賜之宣廟嘗稱曰內殿慈仁雖古賢妃無以過之歲甲辰羣臣進徽號曰昭聖戊申宣廟昇遐后哀毁踰禮盡三年不脫布縗不進菓果庚戌又進徽號曰貞懿始光海在東宮自知多失德及永昌大君生益懷猜忌旣襲位猶挾舊憾待后無復子道奸臣李爾瞻等乘時得逞先以蜚語搆釁隙陰

嗾死囚從獄中上變謂延興挾永昌將爲難羅織
成獄延興與三子一婿皆遇害永昌甫八歲 后
常寘諸懷中光海奪取殺之廬夫人栫棘于濟州
爾瞻使其黨倡言 后母道已絶當廢會百僚廷
請之 先朝舊臣李恒福李元翼李德馨等五六
人獨持正議謂春秋之義子不讐母光海雖益恚
猶不敢遽加無道遂幽之西宮錮門警守僅通水
火窘辱萬狀 后痛毒切骨常欲自裁賴侍御者
護持幸而得全嗚呼尙忍言哉綱常斁絶人類淪
於禽獸者將一紀矣至天啓癸亥三月 今上奉

大義定內難奉 后復位 后下教數光海罪惡
廢之放于江華命 今上正大位承 宣廟之統
上既踐阼尊 后為大王大妃加進 徽號曰明
烈復延興官爵備禮改葬遣使迎盧夫人于海島
彝倫復正中外大悅 后常語侍者曰予身遭百
罹頑命不絕得見 聖孫再安 宗社拯予水火
中復予父母兄弟之讐俾予享晩景尊榮之福豈
非天幸歟予死亦無憾矣李适反兵逼京都 上
幸公山 后下書曉諭八路以定危疑 王子珙
當光海時傳會廢 母之議辭絕悖逆 后猶為

之容貸及珙謀逆事發廷臣請按法　上不忍加
誅　后下教諭以　宗社大計討逆大義辭旨嚴
截珙竟伏法甲子庚午兩年　上番進豐呈　后
以兵荒國弊累讓不肯受　上至誠固請然後
許之十年之內　兩宮慈孝無間和氣藹如四方
無不感悅崇禎壬申夏　后寢疾閱月而彌篤六
月二十八日甲午薨于仁慶宮之欽明殿春秋四
十有九有司議謚法施仁服義曰仁布德執義曰
穆遂上　尊謚曰仁穆以是歲十月初六日庚午
葬于　穆陵東岡甲坐庚向之原以其近於穆陵

猶祔也因稱以穆陵 后天性至孝自癸丑禍變
三年不噉穀粒服除只啜糜粥既復位猶不御魚
肉 上與中宮涕泣懇勸然後始復常膳盖茹素
者前後凡十七年矣安於儉素生平罕御錦繡珠
翠恒服紬帛而已 宣廟有一姊遇之曲致恩意
敦睦內外宗族親疎各適其宜至於任使奚隷恩
威兼至故雖久處幽辱而左右無一人敢懷二心
者 后育永昌大君曁貞明公主永昌凶夭公主
下嫁永安尉洪柱元生三男一女皆幼嗚呼以
后之懿德蹇阨不幸值人倫之變闔門遘酷其卒

免金墉之禍賴有我 聖上靖社一擧耳先咷後笑復享國養之盛屢屢十稔而岡陵之壽天竟靳焉嗚呼痛哉唯其徽音之未沫者鑱之貞石列于幽壚將與刑管所紀永垂悠久猗歟盛哉

貞夫人尹氏墓誌銘

天啓丁卯某月日水原府使延陽君李公之配貞夫人尹氏卒于府之衙宅將以是歲某月日葬于高陽李氏墓夫人之兄雲衢以狀來曰吾妹之藏也非子誰宜銘之維弱冠與延陽公定交夫人猶吾嫂也其敢以辭夫人幼有至性兒時游嬉不出

中門父母有疾輙不食不戲笑年若干歸于李氏
事舅姑無違禮梱內之事雖微無敢專也李氏大
族而父家食貧甚嘗屛居高陽田舍夫人晝則躬
紡績以供舅姑裘葛暮歸私室爇火服女紅用衣
被其夫若子延陽公喜客每親朋至雖甁無儲粟
而中饋未嘗缺治家有法御婢使先恩而後威待
親戚誠意懇至內外宗黨悅服無間然延陽公旣
尊顯與太郡而夫人修潔謹飭一如故操延陽
公之爲治也內外截然由家而及於官夫人旣卒
邑之婦隸穉耋皆哭出涕曰賢夫人沒矣夫人之

先系出天水高麗侍中瓘之後有曰威爲湖南按廉
使討平南原劇盜麗王嘉其功使食南原子孫遂
以爲鄉貫至本朝有諱聰爲禮曹正郎 世祖朝
棄官歸鄉里終身不仕其曾孫曰剛元勁直有氣
節爲正言敢言無所避乙巳權奸碁之下獄杖流
康津權奸敗首起爲司諫卒 贈大司憲是生軫
實有隱德醇行倭之難寓居長城丁酉賊寇湖南
觀察使請於朝用公爲笠巖城守將賊且至同守
者邑宰夜焚糧伏潛遁公獨不去竟死之 贈左
承旨娶禮曹參議權公擘之女是爲夫人之考妣

延陽公名某延平府院君某之胄子家素篤忠孝節父子俱策靖社勳夫人生於萬曆辛巳卒年四十七疾旣革易衣正席而沒有三男二女男長曰恪金溝縣令次曰惘女適縣監金鍊餘皆幼內外孫若干人銘曰

帶方之節義永嘉之文學二家之美鍾焉而又媲于良特德備而祿不延歸之于命之嗇後嗣必昌徵此鑱刻

貞淑翁主墓誌銘

貞淑翁主卒且葬駙馬都尉東陽公自爲狀屬銘

於維維受而讀之曰美哉核而文不可以加矣遂
就其狀略加隱括而係而銘謹按翁主 宣祖昭
敬王之第四女母曰仁嬪金氏司憲府監察漢佑
之女以萬曆丁亥三月戊申生主于昌慶宮幼有
異質稍長 宣廟親授以書頗通古今得失不以
文辭自見也九歲受封 賜號貞淑十三釐降于
申氏申爲東陽大姓高麗大師崇謙之後也始
宣廟賢愛主爲擇良對時東陽公之父玄軒公以
文章雅望受知 宣廟東陽公童年英特有儁才
遂遴以尚焉居三歲始命出閤主時年十五能操

家政閨門之內截如也事鉅細無不辨治申氏內外素名禮法家主事舅姑甚謹推而及於睦婣隸戚戚無間然　宣廟上陟六歲而有癸丑之變玄軒公亦繫獄主從姑夫人籍藁處地却食者累日玄軒公旣出屛居金浦之田里去京師數舍主時節不廢省覲及玄軒公謫春川居荒僻道途艱食主日夜營度贍給不使米鹽碎細爲尊章憂一味之珍必馳饋焉家廟留漢城主無奉嘗躬薦豆籩未嘗違禮東陽公有娣歸寧春川暴疾道卒主聞爲輟衣衾襚之凡喪之具無不自其第辨者喪

賴以舉處姑夫人之喪哀與禮稱東陽公有季妹
尚在室主撫之甚篤其嫁也裝資皆出於己至分
婢使以與之教子女甚嚴未嘗以姑息童孺被服
不用綺紈平居以勤儉自將晨起盥櫛執女紅終
日無倦每禁廷朝謁諸貴戚競尚華侈主獨簡儉
侍御者或以爲恥而處之湛然天資孝友其在宫
侍仁嬪無違色處兄弟無違言光海時宫中喜宴
集貴戚必與焉主以　慈殿幽辱不忍與宴樂遂
絶禁闥者十年及光海將廢　大妃東陽公不肯
獻議又不與廷請闔戶俟譴客有夜過以禍福怵

誘之辭甚厲東陽公不應客去主爲寛慰之曰吾已
君已亦動於客之說乎死生命也君子不可失正
況未必死者乎窮荒嶺海何所不可居即君行吾
當相随耳罔念及　大妃公主起居爲泣下者久
之纔昌之獄貴戚無敢問者主獨涕泣相䘏有加
義昌之杜門也亦然其資仁重義蓋天性也主素
無疾丁卯十一月疾作踰日而劇遂卒享年四十
有一訃聞　上震悼輟朝二日賻賵皆加常式四
殺各遣中使臨吊護喪有司具官備物用是年十
二月辛酉葬于廣州治東古浪里酉坐之原主凡

舉十三子存者九人男長曰晃中生員第一名次
曰昇昃最高女適洪命夏餘幼維竊觀前代貴主
鮮克以禮義聞者豈生質舉不若人哉貴富生驕
侈而教率之失其則也 本朝家法最正主既稟
生靈淑自幼濡染於 聖祖修齊之化而又嫓德
名家逮訓於賢舅姑性與教相成內與外合美惟
其有之是以似之非斯之謂歟王姬爾雖詩人美
之是不可以不之銘也玄軒公名欽今爲領議政
東陽公名翊聖工古文詞與維善銘曰
生而尊貴不顯其光服訓于聖歸逢其良篤祿是

宜而殲而昌胡不永年而遽而已有𪈬者寧有窮
其蕆其後必大徵此銘章

谿谷先生集卷之十